



虫图腾

CHONG TU TENG

硝烟弥漫的空气中
隐藏着
骇人听闻的
秘密。

闫志洋
作品

危机重重

2

一只小小的

虫子

何以颠覆历史？

虫图腾²

CHONG
TU TENG

自志洋
作品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虫图腾. 2 / 闫志洋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33-0463-4

I. ①虫… II. ①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1605 号

虫图腾.2

闫志洋 著

责任编辑: 许 彬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60×96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一版 201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463-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引 子	/ 001
1. 南 辙 北 , 探 秘 返 北 平	/ 005
2. 裕 通 当 , 初 获 河 洛 箱	/ 019
3. 摄 生 术 , 青 丝 再 夺 命	/ 038
4. 鳌 虎 斗 , 喋 血 将 军 圃	/ 058
5. 旧 相 识 , 终 已 阴 阳 隔	/ 074
6. 入 虎 口 , 邂 逅 梦 中 人	/ 090
7. 鬼 传 说 , 雾 锁 凤 吊 山	/ 114
8. 山 穷 处 , 柳 暗 桃 花 源	/ 137
9. 金 枝 颤 , 国 破 山 河 在	/ 159



10. 黑影现，森森潘家宅	/ 179
11. 寻明鬼，穴居毒狼蛛	/ 188
12. 河洛箱，巧藏五行术	/ 205
13. 甲骨堂，泪散百年店	/ 227
14. 暗流动，暴雨初来临	/ 250
15. 萧墙祸，万鸟袭安阳	/ 269
后 记	/ 289

引子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太多离奇诡异的事情是我们难于理解的，在未闻之前大家总是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认为这些事情只能存在于故事之中。直到你亲身经历之后才恍然发觉，原来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地存在的。

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对于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那个夏天在外经商的父亲将我送到“爷爷”所居住的北蒙，那个隐藏在燕山山脉之中的一个小山村。

之所以在这个“爷爷”的前面加上一个引号，是因为在血缘上我们毫无关系，只是出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自从父亲开始便改成了他的姓氏，就连我的名字潘沐洋也是他取的。

“爷爷”是个奇怪的老头，不管冬夏总是一袭黑衣加身，那张脸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一种几近于冷漠的表情。他生活在北蒙最里面的那座并不算大的院落之中，极少与村中的人往来，但村中的人却对他极为敬重。

那年夏天的经历就像是一场惊悚电影一般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深处，而这个电影的开关便是我左手腕上那块总是在深夜隐隐作痛的伤疤。在北蒙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中，所经历的那种极度的痛苦是我所不可想象的。

但是更让我觉得惊诧的却是在从北蒙回去之后，那长达三年之



久的噩梦，梦里我总是觉得自己被一只巨大的蚕茧包围着，无法喘息，终于在三年之后的一个夜晚我冲破了那只茧子。

再次听到“爷爷”的消息正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时，我光荣地毕业然后失业了，就在我向父亲“求救”的时候，这个年过半百、身价千万的老人在电话中提到了“爷爷”。

恍惚之间我的脑海中再次出现那个一袭黑装、不苟言笑的老头，左手腕上已经几年未曾发作过的伤疤竟然又开始隐隐作痛起来，十五年前那个暑假的经历随着手臂上的阵阵灼痛开始在我的脑海之中渐渐浮现出来。

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爷爷”得了癌症，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虽然医生再三规劝留他住院治疗，可是这个倔犟的老头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北蒙。我心想他始终还是不能离开北蒙，离开那个怪异的村子，而这个原因想必即便是父亲也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因为我曾经见过“她”，那具被“爷爷”关在地下室之中的妖艳“女尸”。

不，那不是一具尸体，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还有那妖艳至极的眼神。没错，她是活的，想到这里我的伤口又开始灼痛起来，似乎是在阻止我继续回忆那些给我留下痛苦记忆的往事。以前曾经听人说过长久记忆是人一生也不会磨灭的，有些甚至会随着基因一直传递下去，只是我们很难找到一种能开启这种记忆密码的途径。或许我手腕上的这块伤疤便是开启那段记忆的那把钥匙吧。

三天之后应父亲之约，我和他驱车回到了北蒙。“爷爷”依旧住在北蒙最里面的那座院落之中，几间破旧的灰色瓦房，院子不大，里面养着几只羽毛光鲜的鸡。“爷爷”见到我之后似乎异常激动，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少有的温情，让我对他的印象顿时好了很多。

在父亲离开之后“爷爷”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他给我讲述了一段民国时期离奇而诡怪的往事。在他长长的叙述之中我一直注视着他的眼睛，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宛如生活在我身边一般。当“爷爷”长出一口气之后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沐洋，我有些累了！”然

后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我连忙起身倒了一杯水递给“爷爷”，他喝下一口水然后长叹了一口气：“关于那件事，你现在是不是一直还在记恨爷爷？”

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起来，我低下头目光落在手腕上的伤疤上，那块伤疤虽然只是偶尔会隐隐作痛，但是疤痕却清晰可见。“爷爷”见我良久没有说话，似乎是明白了什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拉着我走出了门。

午后的北蒙阳光还是有些刺眼的，只是“爷爷”拉着我的手却冰冷异常，他驻足在门口望了望，父亲此时正在邻家的伯伯家与人寒暄，而“爷爷”拉着我走到了门口的一棵老槐树下面，这棵老槐树少说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原来的树干早已腐败，只是在这腐败的树干之上又生出了几棵嫩枝。

“爷爷”躬身蹲在树下，轻轻招了招手示意我也蹲下，在那棵树下有一个蚁穴，几只蚂蚁正在洞口进进出出，“爷爷”微微笑了笑，捏起一只蚂蚁，放在掌心，不一会儿的工夫再将那只蚂蚁放在地上，只见那只蚂蚁径直爬入蚁穴，顷刻之间所有的蚂蚁都跟着从洞口钻了出来，在我们的面前排列开来，真真便像是经过训练的士兵一般，随着“爷爷”手指的变化，一会儿排列成一个方形，一会儿又排列成一个圆形。

这惊人之技让我看得目瞪口呆，我的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上的那群蚂蚁，忽然“爷爷”的手掌相交，那群蚂蚁这才散开各自回到了巢穴之中。

“爷爷，这……这就是驱虫之术？”我颤抖地问道。

“呵呵，沐洋，这只是雕虫小技而已！”“爷爷”说完靠在老槐树下望着远处的山脉，这燕山山脉西起八达岭，东至山海关，绵延数千里，但是又有谁知道在这绵亘的山脉之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其实这驱虫之术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从古至今人们便一直沿袭着祖先的驱虫之术。”“爷爷”的话让我倍感惊讶，难道这已经不



再是什么秘闻了吗？

“爷爷”似乎察觉到了我惊异的神情，道：“古人将天下万物归于五行之中，因而便有了五方、五季、五令、五色、五味、五谷、五虫，都与这五行相对。而五虫之中则涵盖了所有的动物。”

“爷爷”顿了顿接着道：“因此我们驯养的所有家禽家畜，便也是虫。所以这驱虫之术本已见怪不怪了，只是大家不查而已。而且那些驯养也仅仅停留在驱虫术最初的阶段。”

我恍然大悟般地点了点头，“爷爷”说的确实有理。

接着我们两个人再次陷入了沉默，过了良久之后“爷爷”抬起头幽幽地说道：“沐洋，你听说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句话吗？”

我连忙点了点头：“这句成语几乎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当年项羽将刘邦困在汉中，刘邦便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躲过项羽的耳目，突袭中原才有这汉朝天下啊。”

“呵呵，那你知道这条陈仓小路是谁开辟的吗？”“爷爷”步步紧逼。

“这……史书上好像没有记载！”我如实地回答道。

“爷爷”说到这里便沉默了下去，似乎是在回忆着往事，我坐在他的身边尽量轻微地喘息着，心知也许接下来便会听到“爷爷”后面的那些离奇古怪的经历。

果不其然，在“爷爷”沉默了将近十五分钟之后，他咳嗽着从口袋中抽出一根烟递给我，我接过烟拿出火机帮“爷爷”点上，随着他口中吐出的淡淡的烟雾，“爷爷”年轻时代的记忆一点点地向我敞开了。

民国三十二年的夏天对于“爷爷”潘俊来说是一生之中最不平凡的一年，在这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熟悉的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熟悉了。

1. 南辙北，探秘返北平

“哒哒哒”，远处传来了马蹄声。坐在路边凉亭之中的中年男人身穿一件合体的灰色大褂，头上戴着一顶帽子，身旁跟着的一个妙龄少女和一个青年男子都警觉了起来。

中年男人谛听了片刻后幽幽地道：“三个人，分骑在三匹马上，一个男人，两个女子，距此不过五六里的路程，应该就是他们了！”

女子点了点头，一双乌黑的眸子好奇地望着中年男人，而那青年男子则望着眼前的女子，有些痴迷。

片刻之后果然在路的进口出现了两女一男三个人，骑着高头大马而来，而最前的女孩骑的那匹马明显有些特别，不光形貌筋骨与常马有异，更兼此马神态恍惚迷离，蹄大如钵，行走如风，却绝不会扬起半点儿尘土，那路上更是不留蹄印。果然是万里挑一的马中极品。

那女孩子骑在马上英姿飒爽，脸上始终挂着笑意，到中年男人面前猛然拉住缰绳夹紧马肚，那马嘶鸣一声，前腿高高腾空而起，停在了中年男人面前，这中年男人着实一惊向后退了两步，马上的女孩“咯咯”笑了起来：“没想到冯师傅还怕这马呢！”

“哈哈，燕云姑娘这真是一匹千里马啊！”男人朗声笑道，轻轻走近，谁知那马性子极烈，立刻响鼻警告，冯万春只得识趣地向后退了两步。

“嘿嘿，这是潘哥哥大伯的马，叫飞鸿，潘哥哥说如果我能驾驭它



的话就将这四匹马送给我……” 马上的欧阳燕云不无得意地拍了拍飞鸿的脖子,然后纵身从马背上跳下来,直到这会儿潘俊和时森森二人才驱马赶到。

“燕云,你骑得太快了!”潘俊不无责怪地说道,欧阳燕云吐了吐舌头,瞥了一眼跟在潘俊后面一直冷眼相对的时森森,撇了一下嘴,牵着马走到了冯万春身后的女子旁边:“段姐姐,想死你了!”

潘俊见欧阳燕云根本听不进去,也只得无奈地看了看冯万春,冯万春讳莫如深地笑了笑说:“潘爷,这一路上你看到了没有?”

潘俊点了点头:“嗯,这一路上我们见到不下百余具丢在路边的尸体!”

“是啊!”冯万春操着一口东北人特有的口音,“日本人现在开始疯狂地杀人了!”

“天令其亡,必令其狂!”潘俊仰起头望着阴云密布的天空,“小日本的日子不长了!”

“是啊!”冯万春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不过潘爷,咱们六个人一起走的目标太大了!”

“对,这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个问题,而且……”潘俊顿了顿,“我还要去见一个人!”

冯万春捏着烟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眉头微皱,却没有问。冯万春是个城府极深之人,他知道倘若潘俊想说的话一定会说,如果不想说便是追问也是无济于事。

“那这样冯师傅,一会儿你带着欧阳姐弟一起走,我带着段姑娘还有时姑娘两个人一起走,然后我们在河南安阳见面!”潘俊说着在冯万春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冯万春的那两条浓眉在听着潘俊低语的时候不时拧紧,当潘俊说完之后冯万春摇了摇头吃惊地望着潘俊。

“冯师傅您记下了吗?”潘俊确认般地望着冯万春说道。

“嗯,只是……”冯万春想要说什么最终还是报以释怀一笑,摇了摇头。而这一切都被站在一旁相貌惊艳、表情冷漠的女子时森森尽收

眼底。

潘俊和冯万春走到欧阳燕云几个人面前的时候，欧阳燕云正在查看弟弟欧阳燕鹰的伤势，虽然只是几日的工夫，而且一路上奔波，但是由于潘俊的医术超群，此时欧阳燕鹰身上的伤早已去了大半。

“潘哥哥的医术果然厉害啊！”欧阳燕云不无骄傲地说道。

“嗯，和大家说一件事。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北平，从这里到河南安阳快则半个月，慢则一个月。而且我们一行六人的目标实在是太大了。因此我和冯师傅决定将我们分成两组分头走。”几人觉得潘俊说的确实有理，便纷纷点头，可是当潘俊宣布让欧阳姐弟与冯万春一路的时候，欧阳燕云立刻跳了起来，盯着潘俊道：“为什么不让我和你一起走？”

“燕云，你听话，而且我们路上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潘俊安抚着欧阳燕云，谁知这鬼丫头根本就不听劝，那火爆的脾气一上来便再难消下去。正在二人僵持的时候段二娥走了过来，轻轻拍了拍燕云的肩膀说道：“潘俊哥哥，不然还是我和冯世叔一起走，让燕云姑娘和你们一起走！”

这话一出口，欧阳燕云的脸上立时烟消云散了，潘俊咬了咬嘴唇叹了一口气说道：“燕云，你跟我们走也可以，只是我要和你约法三章！”

欧阳燕云见潘俊终于肯松口了，于是连忙点了点头说：“潘哥哥随便你说，不管说什么我都答应。”

“好，第一，燕云你不准胡闹，不准轻易运用你的驱虫之术显露身份！”没等潘俊说完欧阳燕云就抢着说道：“好，好！”

“第二，不要再和时姑娘闹别扭了！”潘俊说完欧阳燕云冷冷地看了一眼时淼淼，一路上欧阳燕云一直对时淼淼冷眼相对，再加上之前燕云曾经指使子午给时淼淼下毒，若不是潘俊早已经察觉子午的身份，恐怕时淼淼早已经中计了。

“好……”燕云拖着长声说道，“潘哥哥赶紧说第三条吧！”燕云这



姑娘本也是火暴脾气，没有太多耐性。

“哎，第三，就是不可随意召唤皮猴！”潘俊说完欧阳燕云便从衣服里掏出一支很短的小笛子，那笛子只有手掌大小，十分适合放在衣服之中，笛子上有两个孔，但是潘俊知道火系的驱虫师便是用此物来召唤皮猴的。

潘俊接过那支短笛微微笑了笑：“好了，事不宜迟，那咱们就此作别，半个月后在安阳见面吧！”潘俊说完拱手道。

冯万春也是一拱手带着欧阳燕鹰和段二娥两个人上了马，一路绝尘而去。余下这三人望着他们渐渐消失，潘俊才让时森森和欧阳燕云上马。只是他们的方向却与冯万春等人南辕北辙。

只是沿着来时的路向回走，欧阳燕云惊讶地望着潘俊道：“潘哥哥，咱们不去河南了吗？”

潘俊微微笑了笑，除了那件事之外潘俊还有一件事没有做。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不说冯万春等人一路上经历如何，只说潘俊一行人不向南行竟然辗转向北平的方向行去，虽然燕云不解潘俊究竟想做什么，但是她知道凭借着潘俊的聪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他们一行人快马扬鞭沿着崎岖小路行进半天有余，此时天已经擦黑，潘俊一行人此时距离北平还有一百余里。远远便望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座村庄，袅袅炊烟从村子之中缓缓冒出来。

欧阳燕云顿时觉得腹中饥饿难耐，于是扬起缰绳道：“潘哥哥，我先去前面的村子看看啊！”

未及潘俊阻止欧阳燕云已经驱马向村子冲了过去。

“哎，这丫头！”潘俊头疼地说道，时森森却只是冷冷地望着潘俊道：“潘俊，你回北平究竟是为了什么？”

“呵呵。”潘俊勒住缰绳，马渐渐慢了下来，“时姑娘，有一件事你一定想见识见识！”

“哦？”时森森柳眉微蹙，不知潘俊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你见到就知道了！”说罢潘俊拍了一下马背，那马便向前奔去，刚奔出几步一个人忽然从草丛中钻了出来，躺在路边，那人的头上身上都沾满了血。潘俊勒住缰绳跳下马，时森森的动作已经赶在了潘俊的前面，潘俊伸手探此人鼻息尚在，只是已经极其微弱了。

正在此时那人忽然醒了过来，一脸惊恐地望着面前这两个陌生人，快速地将手伸到腰间摸索着什么，这时时森森将一把盒子枪握在手里晃了晃道：“你是在找这个吧？”

瞬间那个人的眼中似乎只有时森森眼中的那把盒子枪，身体猛一用力向时森森的方向扑了过去，时森森轻轻一躲，那人扑了个空。

“你……你们是什么人？”那个人上下打量着潘俊和时森森。

“还没问你是谁呢！”时森森冷冷地说道，然后将枪抵在那个人的太阳穴上，“身负重伤，手里带着枪，你究竟是什么人？”

“哼……”那个人冷冷一笑缓缓闭上眼睛道，“来吧，毙了老子，狗汉奸！”

“呵呵，还是一副硬骨头啊！”时森森收起枪，潘俊伸手将枪接了过来道：“好汉，我们不是汉奸，只是你怎么弄成了这副模样，看你身上的伤应该是被严刑拷打过了！”

汉子睁开双眼再次上下打量了潘俊一番，见潘俊将枪递到自己面前便毫不客气地夺过枪：“看你们两位也不像是坏人，不过千万别去前面的村子。”

“为什么？”潘俊察觉到了什么，警觉起来未等那汉子开口便听到从那村子的方向传来了两声清脆的枪响，潘俊和时森森对视了一下，两人立刻骑上了马。

那枪声正是日军部队装备的三八式步枪的声音（俗称三八大盖，这种步枪一直被日军沿用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潘俊心知不妙，如果日本人真的在那个村子之中，那么此时欧阳燕云说不定已经深陷重围了。



潘俊和时淼淼驱马向村子奔去，只是那三八大盖的枪声越来越密集，潘俊心中顿时焦急了起来，他此刻有些后悔，当初为了限制燕云的行动才让她将召唤皮猴的那支短笛交给自己，可是现在遇见了危险，如果燕云不能召唤皮猴的话也只能束手就擒了。

只是当他们赶到之时却发现几个日本兵都横七竖八地倒在村口的打谷场上，在那几个日本兵的尸体之间还夹杂着几具村民的尸体，打谷场上空荡荡的，只有飞鸿茫然地站在打谷场的中央低头吃着地上的谷子，偶尔打两声响亮的响鼻。而燕云却早已不知去向，潘俊牵着马走近飞鸿，只见那马鞍上沾着斑斑尚未干润的血迹。潘俊见此情形心中有些着急，但细看那些横卧在地上的尸体，那些村民的身上多数是头部或者胸口中弹而亡，而那些日本兵的尸体则血肉模糊，身上和头部像是被什么动物撕咬过一般，甚至在伤口上还留着齿痕。

忽然又是一声响亮清脆的枪声，潘俊立刻驱马向枪声的方向奔去，时淼淼紧随其后，那声枪响是从村子之中传来的，随着快马渐渐接近，潘俊的耳边响起了几声犬吠，隐约听到了人的声音。

潘俊在一个村民的门口驻马，里面忽然传来一声惨叫，那叫声像是一个男人。潘俊连忙下马推开门，只见一群人正围在墙角，潘俊挤过人群后，见到欧阳燕云正蹲在一个遍体鳞伤的日本人的旁边，汩汩的鲜血从那个日本人脖子上的动脉流淌出来，在燕云的身旁是几只黄狗。

“燕云……”潘俊喊道，欧阳燕云听到潘俊的声音后，笑咪咪地扭过头望着潘俊拍了拍手说：“这几个小鬼子搞定了！”

潘俊有些不悦但是却也不能发作。“咱们快点儿离开这里！”说完拉着欧阳燕云便向外走，谁知几个村民却忽然拦住了潘俊一行人的去路，齐刷刷地跪在欧阳燕云的面前：“恩人，恩人啊，谢谢你们救了我们一村的人。”

燕云伸出手扶起前面的一个人道：“没什么的，这些小日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恩人，现在天色已晚，如果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在我们村子住一晚吧！”老者热泪盈眶地说道。

欧阳燕云扭过头看了看潘俊，潘俊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这一行人当天晚上便住在了老人家里。

老人的家简陋异常，屋子分左右，老人引着潘俊走进右面的屋子，里面的摆设也很简单，几只破旧不堪的木柜，炕上的被褥也脏兮兮的。

“几位恩人，只能委屈你们住在这里了！”老人有些抱歉地说道，然后躬身退了出去。

“爸爸，家里来人了？”有个女孩子的声音从隔壁传来，时淼淼警觉地问道：“老人家，那是您的闺女？”

“嗯，是啊，我闺女……”老人说到这里不禁眼睛湿润了。

“老人家，你怎么了？”时淼淼那张惊艳冰冷的脸上露出几丝惊异的神情。

“哎，几位恩人有所不知，我这女儿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欧阳燕云听了老人的话一下子凑到面前问：“大爷，这是为什么啊？”

“哎，前几年我这女儿年得了一场怪病，本来这家还能凑合着过，可是最后为了给她看病，能卖的都卖了，前年老婆子上山给她采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老人说完泪流满面。

“那老人家你算是找对人了，我的潘哥哥可是京城名医啊！”欧阳燕云笑眯眯地说道，潘俊猛然拍了燕云一把，燕云立刻发觉自己语失。

“老人家，我小时候学过两天医术，如果您信得过的话能否让我见见令媛！”潘俊谦和道。

老人当然是求之不得，连忙引着潘俊等人来到了左面的屋子，掀开门帘，一股恶臭便迎面扑来，潘俊脸上掠过一丝惊异的表情。老人有些歉意：“各位恩人见笑了，自从闺女得了这怪病之后就总是发出这种味道。”

潘俊似乎完全没有在意老人在说什么，径直走到女孩子身旁，女



孩子可能求医多年早已经顺从地伸出了胳膊，潘俊将手指按在女孩子的脉上，这脉象应指有力，长大而坚。大约一炷香的工夫潘俊将女孩的手臂放下，放进她的被子里。

“这孩子是邪气盛而正气不虚，病邪与正气相搏，以致脉道坚满，三候有力。”潘俊的话让老者有些失望。

“您有所不知，开始的几个医生也是这样说，却是吃了几服药依旧没有见到一点儿好转。”老者哭丧着脸说道。

“那是他们无能，我家潘哥哥的医术登峰造极……”欧阳燕云还要继续说什么却正好撞见潘俊责怪的眼神，这才算是停住了嘴。然后对老者道：“你放心吧，潘哥哥一定会有办法的！”

潘俊着实对欧阳燕云有些无奈，这丫头的脾气火爆却又有一副侠义心肠，既然她已经夸下海口就算是无计可施，潘俊也要试试了。“老人家有纸笔吗？我给你开一服方子，至于管用与否只能看这姑娘的造化了！”

说罢老人拿出一副纸笔，潘俊三下两下写了一个方子：“照着上面的方子抓药，如果三日内见好转就将所有的剂量减半，估计半个月的时间便会痊愈！”

“这……这方子真的管用？”老人手中捧着那张纸疑惑地望着潘俊，见潘俊面无表情，扭过头向欧阳燕云求助，燕云一脸微笑地说道：“既然潘哥哥说有用就一定有用，您快收好，明早照着方子抓药就好了！”

老人家这才如获至宝般地将那药方揣在怀里，引着潘俊等人去往右边的屋子。

“老人家您就只有这么一个闺女啊？”欧阳燕云坐定之后问道。

“哎，一言难尽啊！”老人说到这里又长叹了一口气，拿过几个大碗给几个人倒了杯水说道，“我本来还有一个小儿子，可是这年月走了国军却来了小日本，本来老头子我养了两匹马赶垛子，生活还能维持，谁知这流年不利，一匹马被国军抢走了，剩下一匹老马。那时候小